

碧浪湖旧事

○ 李爱英

有时候，与某个地方的关联，是与一个人有关的，那个人在那里，一切还是“现在进行时”，那个人离开了，故事就成了“过去式”。

前些日子，小钱发朋友圈——“恍惚中，我们还是十多年前在朝阳巷里寻找街道大门的两个笨蛋，时光荏苒……”，后又看到敏敏姐在朋友圈说正式退休了。

想起了那个深秋，和小钱初识在街道逼仄的走廊里，敏敏姐过来带我去社区，那日天气微寒，碧潮苑的广场上落满了一地金色的银杏叶。而今，小钱调走了，敏敏姐退休了，心里总想要写点什么。

离开碧浪湖社区已有十多年，在我心中那里是永远的福地，只要一想起来，往事就落英缤纷，馨香满园。

第一次电视台采访我，我红着脸手不知道往哪儿搁，紧张中我说:”我把想说的话写成纸条放在摄像机边上照读下可以吗?”第一次和高兴发老师搭档排练小品，不知道怎么开场，怎么面对观众，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高老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教会了一个毫无表演经验的人上台演出。第一次主持晚会，第一次做大型现场会的讲解，第一次被中宣部录用所写信息……碧浪湖社区给了我无数个“第一次”。

在尘世里生而为人，精明是盔甲，可护身不暖人，淳朴却像一条棉布裙，有着一目了然的温馨。社区工作者就是那一袋棉布裙，用满心的真诚与热情，兜起工作中那日复一日的繁杂。

小区环境要整洁，设施要完备，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要顾牢，碧浪湖社区作为当时全市唯一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领头人敏敏姐每天都像风一样地行走在碧波苑和碧潮苑两个小区里，劝导别乱停车，调解楼上楼下的漏水矛盾，到老年公寓探访高龄老人，走访困难户，综治安全检查……她一直在路上。印象中，她永远没有休息天。

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出了价格。人是越努力越开阔，就会越幸福的。身高170+的敏敏姐，年轻时有着模特的风姿，是烟糖公司的团支部书记，2001年到社区工作，给人的感觉是永远热忱的。2010年春节，她请大家吃饭，带来了夫君和儿子，是极其殷配的一家人，夫君高挑儒雅，儿子杰杰在湖中上学，样子俊朗性格又开朗，过了一年考上了宁波大学，所谓平凡人的幸福，敏敏姐都有了。

从敏敏姐把我领到社区的那一天起，她手把手地带我熟悉社区工作，到放手让我组织策划各类活动，是她身上的那股力量带着我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工作体验。

碧潮苑小区曾是高知集聚区，有很多文化名人居住在其中。刘祖鹏老师的工作室就在社区服务中心边上。我们有机会可以经常目睹刘老师的作画过程，当时觉得十分享受。刘老师的画作属于“诗情意象”作品，为人亦是十分谦和。记得有一回，三名湖师范的大学生以暑期实践活动的名义跟他讨“三笔画稿”，他没有拒绝，现场作了一幅相送。曾听刘老师讲起他与沈阿姨的爱情故事，听来真是妥妥煞神仙的。在下放到妙西的路上，两人坐同一辆车，一起抬头看云，一会儿说那朵云像一匹马，一会儿说那朵云像一座山……沈阿姨是被刘老师宠了几十年的公主，记得有一回刘老师出差在外，因为打电话找不到阿姨，就心急如焚地打电话到社区让帮忙去看一下。原来阿姨只是睡着了，没听到电话声。

暖色调的故事多是琴瑟和鸣，认识《嘉兴明清望族疏证》和《湖州明清望族》的作者龚肇智老师是因为龚老师的夫人张阿姨。张阿姨为人热情，从中心医院退休后，把龚老师的日常照顾得妥妥贴贴的同时，还热心社区活动。有一次看到我在翻文学类书籍，她就说要把我引荐给龚老师，后来我就去龚老师家里帮忙整理资料。十几年后，有人跟龚老师说起我，龚老师说我们早认识了，又托人带了本书给我。

还有送过我几本世界名著的徐以前阿姨，夫君朱老师退休前是湖师院外语系主任，翻译过《茶花女》等数本世界名著。徐阿姨是名门之后。朱老师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从小吃西餐长大的翩翩公子，他俩是神仙眷侣。徐阿姨是“社区道德门诊”的一员，寻常日子里热心小区里的家长里短，瘦高个的朱老师就手握着小收音机在小区里慢悠悠地散步，听英文节目，看《中国日报》，喜欢说“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话。朱老师在湖师院教的第一届学生视他们为父母，每年都会聚在一起为他们庆生。在湖师院还流传着朱老师经常骑自行车出门，只为给徐阿姨买几根青葱的故事，故事里说不尽的恩爱，道不尽的风流倜傥。

微信朋友圈的存在让关心变成了随时随地。看陈幼荣老师发的朋友圈，让人有种学习永远在路上的感觉。有着35年的教学经历的陈幼荣老师，从第十一中学退休后热心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成立社区“道德门诊”，陈老师就每周“坐诊”两天，为居民排忧解难。陈老师出生于成都，一生好学，知识渊博，气质优雅，看着她满头银发认真工作的样子，会让人肃然起敬，充满力量。

和我一起搭档演小品的林景平阿姨，在小品里演我的外婆，所以平时我就亲亲热热地喊她“外婆”，她就高高兴兴地应着。林阿姨是“全国先进志愿者”，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在碧浪湖老年公寓教老年人唱歌，陪老人聊天，把在网上学到的养生知识讲给老人们听，并带领他们一起做简单的五指操。我在社区工作时，林阿姨是社区居委会成员，十分喜欢文艺，她经常活跃在居民中，把热情生活的气息和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还有和我同岁的小眼睛的糰糊，那时他在区里的某个部门工作，总喜欢在QQ上拿我寻开心，逮到点什么就笑上我半天。每年过年时几个热心的居民会自发组织年夜饭，糰糊不会喝酒，是喝一瓶啤酒就会哭的人，这也是我拿来笑他的点。糰糊在OO上会和我贫嘴，生活中却是有点腼腆的大男孩。有一次盛夏，我挥汗如雨地在他们楼下铲牛皮癣，他路过看到，默默地转身去车库抽了很多餐巾纸一声不吭地递给我就走了。离开社区十多年，已经很少再和那里的居民聊天，只有糰糊是连续不断的。如今的他是家装公司老板，他说过会给我看装修效果图，但不会给我装修新房子。

碧浪湖社区每两年都会举办邻里运动会，同样是小眼睛的李杰，乒乓球打得极好，有一年得了第一名，兴高采烈地顶着一只炒菜的锅子（奖品）回家了。田仁伟老师的排舞队是社区晚会压轴戏，文艺到老的田老师是一群老阿姨心目中的“男神”，还有京刷票友蔡老师正腔圆地唱起《武家坡》，德高望重的高兴发老师唱起湖剧，让碧浪湖这块土地上落满了闲情逸趣和欢声笑语。

在碧浪湖社区工作两年，离开后会经常梦见那里，在梦里我带着一群小朋友在小区里种树、出黑板报、搞各种活动，我种的那棵梨树开满了摇摇颤颤的白花，美到让人心碎，可在黑板上写的字总是错，却又怎么也擦不干净……

如今，当年居住在那里的人很多都已搬离，在那里工作的人退的退，调的调，只有晓蓉姐姐还在那里。

偶尔的中午时间，我会赶去那里吃一碗布衣馄饨，吃到嘴里的馄饨味道如旧，仿佛时光也如旧一般。

儿子家乔迁新居那天，家电市场派工作人员，在客厅里安装了台70英寸超薄液晶电视机，电视机安装完毕，工作人员连接网络后开机调试，用普通话输入语音，能变换一百多个电视频道，图像清晰，色彩艳丽，音响效果绝佳。

儿子为了助兴于我，从陈列柜里取出一台储藏了30多年的9英寸“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小电视机连接网线，开机后居然还能放出清晰的黑白图像，虽只有几个频道，但画面没有雪花点，稳定性远超当年使用时的图像，这让我有点始料未及，儿子问我:“爸,这台电视机已有40多年了吧?我经常拿出来放放，一直珍藏着。”我惊讶地点了点头。

1979年元旦,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我化了250元钱,托人从上海买回一台9英寸“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当晚打开电视,信号极差,室内天线转来转去,频道也只有中央台,时有图像没声音,时而有声音没图像。第二天,我用铝管在屋外架设了天线,让我好奇的是,立竿见影。

我家有电视机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天晚上，我家的窗外挤满了邻居，他们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站在后面的邻居踮着脚尖，伸长着脖子，从窗外观看

那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

○ 洪明强

我家那台9英寸电视里，正在播出的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对于有点孤陋寡闻的邻居来说，电视里播出的改革开放的新闻画面，如电视承包到户、辞职下海、个体户、私人企业等新名词、新生事物，令他们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如春风化雨，滋润了他们干枯的心田。他们从9英寸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祖国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邻居们激动不已，看电视的热情，绝不逊色于看露天电影。

北风呼啸着。父亲把邻居们请进了屋,再也不忍心他们站在严寒中受冻,屋里挤满了人。那年,电视里没有电视连续剧,也没有广告,新闻一播完,直接播放故事片。有一天晚上,电视里播出日本故事片《追捕》，电视机虽小,但邻居们被电影中紧张曲折、跌宕起伏的故事所深深吸引,看电视时,上了年纪的邻居,抽烟、解手都忍着,怕每一个精彩的镜头从身边溜过。年轻人从影片中认识了杜丘的扮演者高仓健，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从而学会了影片中的插曲《杜丘之歌》。

冬去春来,附近农村逢周六晚上偶尔会放场露天电影,以前没电视机时,爱看电影的邻居们会携儿带女,结伴而行。自从我家有了电视机以后,去的邻居明显减

少了,他们说:“露天电影放映的都是些老片子,可电视里有时会放新电影。”

听了邻居们的话，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了弄堂里，那时电视台的频道已增加到3个，令我没想到的是，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让邻居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塞满了整条弄堂，小孩们坐前排的矮凳上，老人们坐中间的竹椅上，叔叔阿姨们各自搬了只长条凳,坐得很规范。说来也怪,小孩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平时看戏、看露天电影,总喜欢坐在父母的膝盖上看,看累了,可以靠在父母的怀里躺一会儿,撒撒娇,有时嘴里还能得到父母的赏赐,一颗糖果或话梅。看电视就不同了，原因是在家门口，孩子们都是平时在一起的玩伴，他们不爱看新闻，故事片开播前，孩子们可以聚在一边玩老鹰捉小鸡，玩洋片，待故事片一开播，他们会迅速坐回到自己的小矮凳上，眼睛盯在了电视屏幕上，弄堂里顿时鸦雀无声。我就纳闷，一台小小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为何能产生如此大的魅力?当年，我确实百思不得其解。

随着文化市场逐步开放，国产电影渐渐多了起来,电影《闪闪的红星》播

出后,邻居们都为潘冬子的妈妈,活活被烧死在大火中的英雄气概而流泪;同时,潘冬子机智勇敢地砍死胡汉三,为那句:“是我,红军战士潘冬子!”而赞叹不已。潘冬子,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小英雄。

2年后，电视机仍是紧俏商品，却已进入千家万户，我家也更换了14英寸黑白电视机，剩下的那台9英寸电视机闲置没多久，我开始自学成人大学，小电视机又成了我上广播电视大学的讲台。在电视上听课，眼睛很累，可听汉语语文学课，不同于其它科目，教授们经常会讲一些国内外的经典文学名作，时代背景，写作风格与作者曲折的人生经历，课上得鲜活、不枯燥乏味，我慢慢喜欢上了文学，那台9英寸电视机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一台小小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不仅丰富了当年邻居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亦为我指明了奋斗的目标。9英寸，电视机的画面虽然很小，它不绚丽也不张扬，但它用清晰的黑白两色，给我们讲述了改革开放后，一个又一个生动、精彩的故事。如今，电视机更新换代很快，这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留给我们的是一——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物证！

拿破轮师傅

○ 金晓慧

随着行进速度几乎停止，我的电瓶车就这样坏在了下班后回家的路上，不能说毫无征兆，在这之前，它有几次也慢慢地开不动了，但充点电好还硬撑着回到了家里。只是这次，电瓶车彻底地坏了，此时正是冬天那种阴雨蒙蒙的季节，而距离回家还有很长一段路。

我暗自着急,但也只能先把歇菜的“小毛驴”停在路边再说,我打算沿途找找附近有没有修电动车的店铺,毕竟徒手拖过去也有点路。我用手机地图搜索了下最近的一家好像也不是很近,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赶过去,也不知道修车师傅愿不愿意修理。十来分钟后,我终于到了店铺,看见修车师傅犹如看到了救星。修车师傅听来心意,看我说得很是着急,放下了碗筷,表示愿意带上工具前往看一看。

修车师傅跟着我的单车一路骑到了那里,原来真的是电池坏掉了,已经消耗完最后的电量,虽然修车师傅出发时有所准备带上了新的电池,但却不符合型号。修车师傅马上打电话给他老婆,让她送来其它电池。天已经黑了,在这种阴雨天气,车流和灯光映照在路面晕染开来,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我无暇眼前的风景,细雨不大,风却刺冷,只是辛苦修车师傅要在这路上帮我修车。他熟练地拆开座位下面放电池的位置,拎出那几个“老爷”电池,把新的电池安装上去,又把电线缠绕了几下,很快就把车子修好了,在临用充电器上试了下也能充进电。我连连道谢,很是过意不去,本来师傅还在吃晚饭。他倒是像刚才一样没有太多话,只是说了下要及时关注车辆状况,免得以后又碰到这种窘境。

在付钱的时候加了下师傅的微信,看到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作“拿破轮”,想到他的严肃沉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反差可爱。我笑了笑,师傅大概察觉到我的笑意,倒是淡淡地说,我就是给人家拿破轮子的,比不得你们这些大学生啊,天天坐在办公室,好嗨,我也要回去吃晚饭了。

那是个上冬天的事情了,后来我的车基本正常,没有出过什么差错,除了一点小问题去过一两次,他还记得我,对于这些忽略不计的小问题都乐意修理。有时从微信上刷到拿破轮师傅发的为数不多的生活状态,知道他是从省外来到我们浙江的,对修车这一行算得上兢兢业业,喜欢亲自种菜与做饭,还会对拿手好菜拍个视频。大多数时候,他的状态是有关“拿破轮”,有时也会亲自奔赴“破轮”的地方修理。

第二年春末，拿破轮师傅发了条去看房子的状态，我暗自佩服他从外地来到这里辛苦打拼也有了一份家业。此前，在修车间隙的闲聊中，得知师傅早年做过好几样行当，做这行也是从学徒开始到后来拥有了这家店铺，慢慢地，还积攒了些常年的老顾客。

到了秋天，拿破轮师傅已经喜提新房，发文是来到这里十多年就奋斗了这点成绩，活中有惊喜有辛酸有感悟，但看到视频里他老婆的身影，一个朴素的劳动妇女的笑脸，我想他一定是感到欣慰的。这些年，小城飞速发展，房价也随之飞升，远超市还看齐省会，这点“成绩”对一个外乡人来说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可以想见，拿破轮师傅这十多年来凭借扎实的技能和敬业的态度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蒸蒸日上。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想来拿破轮师傅就是这样践行拿破仑的名言的，他认真努力地修好每一辆车，在这个略带戏谑的网名里寄予着他对工作 and 生活的追求。

西天目山记

○ 许小婷

脆端坐在长廊前听雨。

雨落在大树上,落在屋顶上,落在不远处的山峦上,云雾渐渐弥漫,变幻莫测,如一幅轻盈的帷幕,飘悬在书院的四围,眼前宛如一副水墨画,雾蒙蒙,水濛濛,心仿佛也被融化进画里。

山里的雨不同于城市的雨,城市里的雨敲打 in 玻璃窗或钢筋水泥的建筑上,发出“哗哗啦啦、噼噼啪啪”的声响,听起来喧闹而不安。山里的雨敲打 in 瓦上,而那些瓦似乎就是为雨设计的乐器,雨的梆子敲下,瓦便奏出“叮叮咚咚、滴滴哒哒”的美妙声音,雨落得急促,瓦便奏得慷慨激越,雨落得缓慢,瓦便奏得温柔轻盈,仿佛能沁入人的心脾。

氤氲的云烟萦绕着书院外高高的大树和俊俏的翠竹,将书院托得朦胧、静谧、秀美,一条条亮晶晶的雨丝有些直直地落下,有些斜斜地飘来,有些顺着瓦静静地淌下,仿佛它们都悄悄地滴落在我心里。此时,在连绵不绝、轻重缓急的雨,我只愿时光暂且停留。

一场雨，最容易触动的是心灵深处那平时不敢触动的弦。雨后，拔节的 not 只是那些植物。此刻，瓦依旧在专注地演奏,听雨的人漫无边际地遐想,整个人似被雨水洗涤一样身心透明。

一

天目书院位于临安西天目山昭明峰下,相传为梁代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我们到达天目书院时已是下午时分,尽管太阳还没有下山,但这里没有城市中的酷热,心绪便安宁下来。

一条高高的石阶通向幽静的书院,拾级而上,每一块铺满苔藓的青石板似乎承载着书院的历史与未来。书院被四周苍翠的竹林和参天的大树环抱,有风掠过树梢徐徐送来,庭院内的兰花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绿意盈盈,摇曳生姿。眼前那幢古朴、典雅,青瓦斜脊的砖木结构楼便是“读书楼”了,迤迤的长廊仿佛有书香飘来。

在长廊的椅子上坐下来,时光便慢了下来。仿佛那些凝聚在日历本上的日子被随手揉成纸团,丢进历史的长河。而那些尘世的欲望犹如泡在水中的茶叶,起起伏伏的沉浮后最终安静地卧 in 杯底。

此刻,谁的读书声惊起飞鸟?谁的心事空灵地悬挂在竹梢?谁的诗篇传承为一种性情一种文化,放逐浪迹的心,一晃千年?

二

山野里的雨是突然光顾的,丝毫不会提前打个招呼。住在天目书院的第二天午后,大雨急急地突兀而来。于是原本附近散步的想法被迫打消,那么就干

散。一只玻璃杯里,放入几瓣天目山的青顶茶叶,冲入一壶滚烫的泉水,茶便舒展开袅娜的身姿,生色,吐香。

有一缕幽香飘过唐朝的风,在一杯水中安然,氤氲。茶水 in 唇齿间环绕,有浓淡,有冷暖,亦有悲欢,万千滋味,融入了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

仿佛赴一场千年的邀约,陆羽正取一壶深山清泉,拾林间松枝燃于泥炉,火苗温暖着时光,煮着一世的芬芳。乌润的叶芽在杯中浮浮沉沉,聚聚散散,所谓茶如人生。棒一杯香茗,举一卷《茶经》，浅嗅慢饮,一丝苦涩却又回味无穷。

茶,本不分高低贵贱,无论名流权贵,抑或乡村野夫,无论细品漫啜,还是粗口豪饮,无论闲暇时或者劳动中,饮一杯清茶,无关风月。

茶,又分高低贵贱,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称贡茶,寻常百姓饮用的是茶叶。文人墨客是品茶,布衣白丁是喝茶。茶不仅是一种饮品,也成为一种文化与精神。

饮茶之道,在于宽容与放松,暖热的茶汤,馨香扑鼻,温润、透清,缓缓升腾的气息,润泽品茶的人,润泽历史,诠释茶深邃而顽强的生命。

其实,品茶,品的是人生。人生当如茶,清廉胜浮华。